

THE THIRD SHORE

主编 高艳国
第三辑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

第三岸

吉林人民出版社

THE THIRD SHORE

主编 高艳国
第三辑

第三岸

第三岸(诗60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岸(第3辑) / 高艳国主编.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4.04重印)

ISBN 978-7-206-07987-0

I. ①第…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406 号

第三岸(第3辑)

主 编:高艳国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肖敬爽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6mm×238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987-0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策 划：李 庄

主 编：高艳国

副主编：黄书恺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夫刚 兰 雪 北陵王 付秀莹 刘玉栋 刘照如 李 庄 邢庆杰 陈文东
甫跃辉 赵月斌 高艳国 徐 永 莫问天心 黄书恺 盘 索 董 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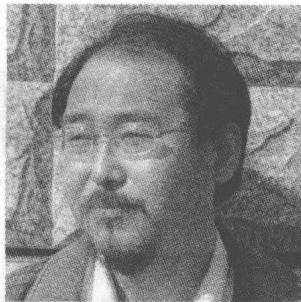
目 录

- 001 人间的光芒(组诗)——(首四)人情世事那个地
010 我有一个梦想(随笔)——(首三)宇宙未定
014 亲爱的亲人(中篇小说)——(首三)亲情
053 活到死(短篇小说)——(首四)人生
065 老枪(短篇小说)——(首三)历史
077 智力问题(短篇小说)——(首三)社会
094 视若无睹(短篇小说)——(首三)人性
100 短篇小说二题——(首三)人生
102 来小兮的诗(十九首)——来小兮
108 那朵的诗(十五首)——那朵
114 春味儿四帖——东方安澜
118 女人三叠(三篇)——施施然
124 我记忆中的岭南——叶京京
130 乞讨者——张生全
136 冬天的一扇风门(两篇)——李兆庆
141 陕北听雨(三篇)——冯富建
145 湖(两篇)——周霞
148 散文两篇——张贵彬
- 灯塔 码头 双桅船 港湾

千帆	那个等我一生的人(四首)	小妖小妖	151
	夏卡的下午(四首)	汪抒	152
	做一树桃花,开不开都不重要(五首)	马启代	154
	刀客(四首)	李洪光	155
	牧马(三首)	那勺	157
	我突然看见了灰烬(三首)	孙慧峰	157
	为什么不(四首)	雨兰	158
	总是那么不小心(三首)	若荷·影子	159
	父亲的日子(四首)	郭全华	160
	落日(三首)	衣米一	161
	狐仙(三首)	曹国英	161
	风儿吹(三首)	冷吟	162
	胡麻花(三首)	赵亚峰	163
涛声	大爱直达天地 写美可撼人心	马知遥	165
	形而下生活与形而上之岸——大学教授评《第三岸》之一	丰云	170
	清朗而纯粹的文学园地——大学教授评《第三岸》之二	刘希云	172
	读书与写作	李愫生	174
封底	摄影/王新建 文/莫问天心		

人间的光芒

■ 敕勒川



【作者简介】敕勒川，原名王建军，1967年出生，作品散见《诗刊》、《人民文学》等，作品入选《中国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最佳诗歌》等多种年选诗选，获《诗刊》2010年度青年诗人奖，多次获《人民文学》、《诗刊》、中国诗歌学会、《光明日报》、《诗歌月刊》等诗歌大赛奖，出版有诗集《风提着一朵花走了》、《纸上的大风》。现居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安 宁

突然之间，我变得如此安宁
在这初春的雨后的傍晚

一场细雨静静地下过，地面上
闪动着几处明亮的光芒

我记起某一个人的眼睛

也是这样明亮地闪动

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来，刚才
她还是一颗亮晶晶的雨滴

路边的树枝上，几只鸟儿新鲜得
像是刚刚长出来的几枚嫩芽

暮色漫不经心地洒过来
空气中荡漾着湿润的气息

即将消隐的霞光，这淡淡的忧伤
也是如此美好——

现在，我已有足够的耐心
等待一颗心，历尽沧桑……

一根鞭子的疼痛

没有人知道一根鞭子的疼痛
没有人知道它划过天空时的
颤抖、胆怯和犹豫

命运总是掌握在别人手中
一根鞭子的疼痛，是所有
牛羊的疼痛

有谁细数过一根鞭子身上累累的伤痕
被高高地举起——那闪电
是它惶恐的一瞥

有谁知道
一根鞭子
也是肉做的呀

披着雪花的稻草人

庄稼们都回家了，连野花
也走了，空旷的大地上
你孤零零地站着，你孤零零地
依旧坚守着什么，像一个无奈的穷人
坚守着凌乱的生活

冬天说来就来了，雪
一层层落下来，落在你的身上
越落越厚，越落越厚，而你
竟不能抖动一下身子，仿佛
被生活困住了手脚

日子一天天过去，你依旧
一贫如洗，除了一颗被秋风吹凉的心
除了身上落满尘土的衣衫，你只剩下
挺立的姿势——
是的，必须挺住，不论生活，还是命运

雪落在你的头上，肩上，胳膊上……
披着雪花的稻草人啊，你不动，雪
就那么继续落着，落着……仿佛
这尘世的美和冷，都落在了
你单薄的身上

而我是多么羞愧，不能为你做一点什么
披着雪花的稻草人啊，你可知道
我也是一个稻草人啊，几十年了
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生活的大雪
一点点，掩埋……

大年二十九给父亲烧纸

我用一块石头画了一个圈，仿佛要给你
在这个世界占一个位置，可是父亲，我
清楚
你已不再需要，除了心，灵魂
还能占据什么

在成吉思汗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我跪

下来，父亲

我不知道，我是跪在你面前，还是跪在这个世界面前……此刻，你与这个世界一样

都成了永恒的一部分

当我轻轻写下“父亲王顺斗收”时
一阵风吹来，父亲
你是不是，就站在
那一阵风中……

一张，一张，我烧着那些黄表纸、那些花花绿绿的纸钱……还有香、烟、酒
天堂那么远，不知道你能否收到这些东西

而那个去往天堂的邮递员，是谁？

怎么忍，也没忍住，泪水
一粒粒滴到跳跃的火焰上，那是
怎样的疼痛啊，在
无助地呼喊……

往回走的时候，我才想起
忘了给你带一些水果——我怎么
只记得你
抽烟，喝酒

远远地，我看不见那一把香闪闪烁烁
仿佛是你忽隐忽现的灵魂……
父亲，你养育了我，难道只是为了
让我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你烧一烧纸
吗？

只有在照片里我们

才能永远在一起

我们必须忍受这分离，生活的船票
在生前就已预定：这是命中注定的漂泊
从生到死，或从死到生

我沿着梦越走越远，星星在头顶开放
一条大街紧跟着另一条大街
十字路口上，一阵风吹起了我的衣角

从一个人的孤单到两个人的相依
再到三个人的幸福，我一直
没敢说出我的担忧

只有在照片里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
可生活不是相框，我们也还没有
被剥离成几个影子

等待妻子与女儿回家吃饭

饭菜都已准备好了，夕光像往常一样
一点点暗淡下来，直到露出一个人
内心的亮

再简单不过的一顿晚餐，因了这等待
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只有爱，暖暖的
泛着米饭的白和芹菜的绿

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几分钟，
几年，几十年会长个底，就那么牵肠挂肚地

过去了……

女儿在睡梦中突然笑了

即使在梦中你也是快乐的，要不
怎么睡着睡着，你就突然地笑了

三两声清脆的笑声，像黑暗中
突然点亮的三两盏灯

整个黑夜都被你的笑声惊呆了
不敢出声

一片月光轻轻捧住你的笑声
把它送回了天堂

而我，一个父亲，看着你安详的呼吸
仔细掖好你的被子，想起有一回

也是在这月光明亮的夜晚，你睡着睡着
却突然，哭了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亲爱的女儿，你已经七周岁了，经过
这两年在幼儿园的实习和锻炼，九月份
你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你就要
走上这个社会了

对于这个社会，亲爱的女儿，爸爸也说
不出什么
要告诉你的是，这个社会有好人，也有
坏人，有

光明大道，也有暗藏的陷阱……你除了

小心，还要

小心

亲爱的女儿，你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要和

同学们友好相处……这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又

不能不说

不苛求你能成为什么龙什么凤，只期望
你能成为一个人——有血有肉，能哭能

笑，有一颗

素朴、干净、善良的心

亲爱的女儿，也许你现在还看不懂

爸爸写下的这些话，不过不要紧
我教不会你的，岁月会慢慢教会你

女儿看见一只死去的麻雀

“爸爸，看！一只死麻雀。”散步的时候
女儿看见了一只死去的麻雀，听得出
她的声音略略有些异样

“小麻雀是怎么死的？”

“它妈妈让它死吗？”

“什么是死？”

“它的灵魂飞到天上了吗？”

一路上，女儿不停地问我，说实在的
不是女儿的提问，我还真没有想过
一只麻雀的死亡

一路上，我只能沉默，默默地拉着女儿
对于死亡，我并不比一个七岁的孩子和
一只

小小的麻雀，知道得更多，而灵魂
那更是我一生难以说清的心病

在列车上想你

在列车上想你，用
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想你，用
飞跑的树木、村庄和田地想你……

在列车上想你，用
呼呼的风声想你，用
哐当哐当的心跳想你……

在列车上想你，用
一条大河的源远流长和一座大山的高耸
挺立想你，用
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波澜壮阔想
你……

在列车上想你，想着想着，我就成了
再也无法停下的车轮，哐当，哐当，每
一声
都是一次筋疲力尽的思，绝处逢生的想

一小片水洼

刚刚下过一场雨，在低洼处
积聚了深渊般的一汪，几个孩子
大踏步走进水里，互相间
踢踏着毫无顾忌的童年……

有一个捡起水里的一个矿泉水瓶
跑到马路对面，放进
一个流浪汉的蛇皮袋里，后面
跟着另外几个孩子……

一小片水洼，有了片刻的宁静
亮闪闪的，仿佛
这小小的水洼，积聚了人间
所有的光芒

一条鱼游走在大街小巷

一条鱼游走在大街小巷，在冬天
一条鱼被一双手牵着，像一头
认命的牛羊

飞扬的尘埃中，一双眼睛
始终大睁着，仿佛
要努力看破什么

一条鱼以死活着，以沉默
保持着一片大海的
庄严

冬日的河流

北方寒冷的冬日，大地上的河流都结了
冰，仿佛
一条河盖上了厚厚的棉被，可是一条河
有什么温暖需要保持

为另一条河，还是为某一个人，一条河

风尘仆仆，把自己执著成了
一个跌宕起伏的谜

一条河用来临，一次次离去
一条河的谜，被大地一滴泪一滴泪地
解开
谜底，不是大海

一片大海历尽沧桑，就成了一滴水
那些爱和恨、疼和痛啊，经过了怎样的
消化
才会那么清澈、晶莹而坦荡……

打 开

我打开门，我打开
一场大风

我打开一场大风的茂盛、荒凉和它
内心的乱

我打开自己，我打开
大的……

我看到那个走进大风的人，仿佛
另一场大风——

结实，辽阔，悬崖般
决绝

落 叶

一片叶子飘落了

006

一颗泪珠凋零了
风吹走了树叶
大地掩埋了泪珠
一片树叶和一颗泪珠
都黄了——

树其实就是一个人
那些树叶就是泪珠

疼的时候
就落了

回忆海

很多年前见过一次大海
一眼望不到边……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站在那里眺望
不知道，自己就是大海的边

不知道，海浪已把我
淘成了一座危险的悬崖

因此，我的疑问
也充满了危险——

许多水聚在一起
就是海吗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时间还没有冰冷

树，还能在月光之下走动
一棵小草的梦也能不受惊扰地做完……

那个时候，山仅仅是山
一条河静静地流淌，风
还有骨头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大地上走失，你也保留着
最初的清澈

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两粒尘埃
被风吹起，又缓缓地
落下……

布道

上午，小区来了一辆大客车，下来
一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先是
响了一阵子音乐，然后，一个胖胖的男人开始讲话：一个人
要孝敬父母，要热爱兄弟姐妹，要
帮助那些你们应该帮助的人，要做
善事……他神情肃穆，言辞恳切，最
后说：
总之，一个人要有灵魂，一个人
要关心灵魂的归宿，一个人
要给灵魂一个交待……

他说这话时，我茫然无措地
低下了头……仿佛，我就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人……

一匹马在城市的 车流中飞驰而过

我不曾目睹过，但我的确看见：一匹马
在城市的车流中飞驰而过，一匹马
一匹枣红色的马，红鬃飞扬
蹄声嗒嗒……那些人、车辆和高楼
仿佛是它溅起的尘埃

你可以把它比喻成风，也可以
把它说成是闪电，但千万
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是我——

我一奔跑，就是
再也停不下的时间……

在公园

这是春天，在公园
万紫千红的花丛间
两头白发
依偎着

像两朵
不合时宜的
雪花

当他们平静地
走过我面前
我突然明白——

天堂，不可能

比两头相爱的白发
更高

我总是一再写到那些小草

我总是一再写到那些小草——
草原上的，荒野里的……
屋顶上的，水泥地缝里的……

我写它们的瘦，也写它们的
绿……写着写着，就把它们
写成了自己

也许我的前生，真的就是一棵草
一粒泥土就是我的故乡，一滴水
就是我一生的粮食

如今，我生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
一再把那些小草
久久怀想——

那些小草啊，卑微，胆小，沉默
却一次次，坦然接受
生死轮回的命运

落 叶

不是所有的坠落都是轻盈的，这就像
不是所有的梦，都是美好的

沉重的秋天，它的脚印却如此轻盈
仿佛一个人的灵魂，卸下了沉重的皮囊

秋天举重若轻，一枚落叶
被风称了又称

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落到大地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一生——
清点

是谁说，时间到了
该松手了……

我可以捡起这秋天的脚印，却无法
分离出它内心的黄金

那沉默的光芒
那光芒的沉默

细小的花朵

我甚至说不出她的名字，在草原上
她静静地开着，细小，单薄，微茫，即
使连成一片
她们荡起的美也弱不禁风……

但她开得多么执著啊，像我
曾经有过的爱……
就让她们那么默默无闻地开着吧——

没有人知道，那一盏盏细小的花朵
曾经历尽沧桑，一次次
打开闪电……

铁兄弟

我一直都把铁叫做兄弟，我这么叫，是

因为

我曾经和铁朝夕相处了十八年，我知道铁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知道铁
是怎么成为一块铁的……一直一直，我
都在
我的身体里，珍藏着
一小块铁

当我在这个世界上为生活四处奔波，铁
就在我的身体里叮当作响，是铁
用疼痛一次次提醒我，人活着
就应该像一块铁

所以我一次次把自己折断……一次次
把疼痛贴在另一块疼痛上
铁兄弟啊，请允许我哭泣着说——

铁咳出了血，也不流泪

最后一片叶子

在高高的树顶，它孤独的样子
比一个秋天还要冷
还要深

坚持意味着什么？坚持
是不是凋零的另一个说法
不由自主地，我举起了右手

我——
仰——
望——

那大地升起的一面旗帜
大地一样，金黄
而又无助

真 相

多少悲剧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唱成了喜剧
那些死去的，我们一再忽略不记
总是渴望新的，总是赞美新的，不知道
生命像雪，一层层覆盖下来，最下面的
才更接近真相，但还不是真相

——无法消融的疼和痛，凝成了大地
最坚实的部分，而忧伤是一条河
泡不软时光，生命仅仅是一株
宿根的草，那永远不变的
是什么

这就是万物的真相：一边死亡，一边复
生

刹那，即是永恒
那是我们，可又不是
我们的虚妄，如此真实
最终的真相，就是，没有真相

马兰花开

她的内心有一汪小小的湖泊
有蜜蜂和时光
也带不走的芬芳

她的芬芳就是它的暗伤——

它小小的疼痛，有着天空
辽阔的蔚蓝

一朵花的芬芳，就像
一个人的心病
无药可救

一口有缺陷的钟

我已习惯了喑哑的生活
把内心的雷声一再收紧
把骨头里的裂纹伪装成闪电

带着与生俱来的疾病，我是谁内心的
空旷、寂寥与荒凉，谁又是我
曾经无法按捺的心跳

多少年了，我在梦里一直醒着
命运啊，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把我撞响
漫漫时光，是我遥远而苍凉的回声

人是黑暗打开的一扇门

我曾目睹无数的黑暗，无数的
深不可测……

夜，子宫，矿井，没有变白以前的
黑头发，心的另一面……

我曾无数次站在黑暗面前，把自己
睁成一只黑黑的眼睛——

我看到的黑暗，多么明亮

我还看到

那个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是黑暗
打开的一扇门

我有一个梦想

我这人从小就胸无大志。听母亲说，在我周岁的时候，母亲按照习俗找来一个算盘、一杆放羊鞭、一支毛笔让我抓，说是叫“抓前程”。如果我抓住算盘，那就是说，我也许是个做买卖的料，以后应该有吃有喝，不缺钱花；如果我抓住放羊鞭，那就是说我以后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只能干些“下三烂”的活计了；如果我抓住毛笔，那就预示着我长大后是一个读书的料，肯定学习贼好，肯定能考上大学，说不定还能考上清华、北大呢。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前途无量，给父母脸上贴金，甚至可以光宗耀祖了。可以想象得出，我抓“前程”时父亲和母亲惴惴不安、声色严肃而又满怀希望的神情。

然而，这世上的事总是不尽如人意，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支配着我，我伟大的小手勇敢、果断、毫不犹豫地直奔那杆放羊鞭而去，丝毫不听母亲焦急地引导和呼喊。啊，当我高高举起那杆放羊鞭时，父母肯定垂下了忧伤的头颅。唉，他们是多么失望啊。亲爱的父亲母亲，

我那么小就让你们失望，就让你们受了如此大的打击，真是不孝啊。但我对500万中奖彩票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也许是因为父亲和母亲已经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从我上学起，他们也就不管我的学习。当然，别的事也就更懒得管了。放任自流，成败由天，顺其自然，还真有点放羊的味道。我呢，小小的心灵没有什么束缚，整天胡思乱想，任着性子东奔西跑。记得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同学们都是些志存高远的“鸿鹄”，所以理想当然是当科学家、作家、数学家、画家、飞行员等等，还有一些信誓旦旦地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国防部长之类的，最次也要当人民警察和人民解放军。而我这只“燕雀”，鼠目寸光，小肚鸡肠，呆头呆脑，想了半天，说是想当一个工人。没什么想法，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个工人。那些科学家、作家、国家主席什么的，我没见过，不知道好不好。在我小小的心里，觉得工人就不错，可以像父亲一样，开动那么大的机器，真是了不起。没想到的是，金口玉言，一语成谶。多年后，我竟然真的当了一名工人，而且当了整整十八年。理想与现实真正大统一，倒也不失为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样，我就听天由命、自由散漫地成长着，得以在并不紧张的学习之外甚至之内看自己喜欢看的闲书。先是看小儿书，后来小儿书看得不耐烦了，就看《格林童话》、《杨家将》、《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春秋故

事》、《战国故事》等等。这些书，极少数是借别人的，大部分是自己买下的。自己买书，是用攒下的早点钱买的。每天早上不舍得吃八分钱一个的焙子，饿着肚子，八分钱八分钱地一天天攒下来，差不多攒够了一本书的钱，就去买。日久天长下来，我虽然饿得摇摇晃晃、骨瘦如柴，却拥有了一大堆书。一大堆书，那可是我的宝贝，无处可藏，总是怕丢了，整天心神不宁。就央求父亲，说给我找一个放书的箱子吧。不知道父亲就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木头箱子，让我放书。我就仔细用月历纸把里面糊好，还用钉子弄了一个门划，用一把小锁紧紧地锁了。母亲看我每天中午软塌塌地回来，又看我有一大堆书，就问我书是哪来的。我就实话实说，母亲的眼泪就下来了。从那以后，母亲就每天给我一毛六分钱，八分钱用来买早点，八分钱用来买书。但我依旧不舍得吃早点，一毛六分钱统统买了书，依旧每天中午软塌塌地走回家。

拥有了一箱子书的我，那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百万富翁，腰杆挺得倍儿直。常常有同学来借书，我想借给他就借给他，不想借给他就不借给他，完全是一个皇帝老儿的派头。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有了一个小小的满足。但这种满足，似乎还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种满足。这个小小的书箱，或许还寄托着我那时并不明了的些许梦想吧。

不得不提到小王老师，就是这个年轻、美丽和梦一样温暖的老师，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自尊和梦想。大概是小学